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姜尚伐商 第十五回 崑崙山子牙下山

崑崙山玉虛宮掌闡教道法元始天尊因門下十二弟子三尸未淨，犯了紅塵之厄，殺罰臨身，故此閉宮止講。又因時機成熟，昊天上帝命仙界重組。故此三教並談，乃闡教、截教、人道三等。共編有三百六十五位成神，又分八部：上四部雷、火、瘟、斗，下四部群星列宿、三山五岳、步雨興雲、善惡之神。此時成湯合滅，周室當興；又逢神仙犯戒，元始封神。姜子牙享將相之福，恰逢其數，非是偶然。所以「五百年有王者起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」，正此之故。

一日，元始天尊坐八寶雲光座上，命白鶴童子：「請你師叔姜尚來。」

白鶴童子往桃園中來請子牙，口稱：「師叔，老爺有請。」

子牙忙至寶殿座前行禮曰：「弟子姜尚拜見。」

天尊曰：「你上崑崙幾載了？」

子牙曰：「弟子三十二歲上山，如今虛度七十二歲了。」

天尊曰：「你四十年來學了什麼？」

子牙曰：「弟子生性愚魯，只知無為而為。」

天尊曰：「你生來命薄，仙道難成，只可受人間之福。成湯數盡，周室將興。你與我代勞，封神下山，扶助明主，身為將相，也不枉你上山修行四十年之功。此處亦非汝久居之地，可早早收拾下山。」

子牙哀告曰：「弟子乃真心出家，苦熬歲月，今亦有年。修行雖是滾芥投針，望老爺大發慈悲，指迷歸覺，弟子情願在山苦行，必不敢貪戀紅塵富貴，望尊師收錄。」

天尊曰：「你命緣如此，必聽於天，豈得違拗？」

子牙曰：「弟子混混噩噩，無德無能，怎堪下山封神、扶助明主？」

天尊曰：「應天命而行，無為即德，他事自有能人助你，不須憂心。」

申公豹在旁問曰：「師兄道法不精，怎能勝任？」

天尊曰：「你難道不知道法自然，無為而為？」

申公豹曰：「弟子願意下山，為何師尊不作指派？」

天尊曰：「你恃技自傲，是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也。」

子牙在山上清閒已慣，一時戀戀難捨。

南極仙翁上前言曰：「子牙，機會難逢，時不可失；況天數已定，自難逃躲。你雖是下山，待你功成之時，自有上山之日。」子牙只得下山。

子牙收拾琴劍衣囊，起身拜別師尊，跪而泣曰：「弟子領師法旨下山，將來歸著如何？」

天尊曰：「子今下山，我有八句鈐偈，後日有驗。偈曰：二十年來窘迫聯，耐心守分且安然。磻溪石上垂竿釣，自有高明訪子賢。輔佐聖君為相父，九三拜將握兵權。諸侯會合逢戊申，九八封神又四年。」

天尊道罷：「雖然你去，還有上山之日。」

子牙拜辭天尊，又辭眾位道友，隨帶行囊，出玉虛宮。

南極仙翁送子牙，在麒麟崖分付曰：「子牙勿憂，上有天尊擋雨，下有神將遮泥。只要用那一招無為而為，道法自然！」

子牙別了南極仙翁，自己暗思：「我上無叔伯、兄嫂，下無弟妹、子侄，叫我往那裏去？」忽然想起：「朝歌有一結義仁兄宋異人，不若去投他罷。」

子牙借土遁前來，早至朝歌離南門三十五里，至宋家庄。子牙看門庭依舊，綠柳長存。子牙歎曰：「我離此四十載，不覺風光依舊，人面不同。」

子牙到得門前，對看門的問曰：「你員外在家否？」

管門人問曰：「你是誰？」

子牙曰：「你只說故人姜子牙相訪。」

庄童來報員外：「外邊有一故人姜子牙相訪。」

宋異人正算帳，聽見子牙來，忙忙迎出庄來，口稱：「賢弟，如何數十載不通音問？」

子牙連應曰：「不才弟上崑崙出家去了。」

二人攜手相攬，至於草堂，各施禮坐下。異人曰：「常時渴慕，今日重逢，幸甚，幸甚！」

子牙曰：「自別仁兄，實指望出世超凡，奈何緣淺分薄，未遂其志。今到高庄，得會仁兄，乃尚之幸。」

異人忙分付收拾飯食，又問曰：「是齋？是葷？」

子牙曰：「既出家，豈有飲酒吃葷之理。弟是吃齋。」

宋異人曰：「酒乃瑤池玉液，洞府瓊漿，就是神仙也赴蟠桃會，酒吃些兒無妨。」

子牙曰：「仁兄見教，小弟領命。」二人權飲。

異人曰：「賢弟上崑崙多少年了？」

子牙曰：「不覺四十載。」

異人歎曰：「好快！賢弟在山可曾學些甚麼？」

子牙曰：「怎麼不學？不然所作何事？」

異人曰：「學些甚麼道術？」

子牙曰：「挑水，澆松，種桃，燒火，搗爐，煉丹。」

異人笑曰：「此乃僕傭之役，何足掛齒。今賢弟既回來，不若尋些事業，何必出家。就在我家同住，不必又往別處去。我與你相知，非比別人。」

子牙曰：「正是。」

異人曰：「古云：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賢弟，也是我與你相處一場，明日與你議一門親，生下一男半女，也不失姜姓之後。」

子牙搖手曰：「仁兄，此事且再議。」二人談講至晚，子牙就在宋家庄住下。

宋異人二日早起，騎了驢兒往馬家庄上來議親。

異人到庄，有庄童報與馬員外曰：「有宋員外來拜。」

馬員外大喜，迎出門來，便問：「員外是那陣風兒刮將來？」

異人曰：「小侄特來與令愛議親。」

馬員外大悅，施體坐下。茶罷，員外問曰：「賢契，將小女說與何人？」

異人曰：「此人乃東海許州人氏，姓姜，名尚，字子牙，別號飛熊。與小侄契交通家，因此上這一門親正好。」
馬員外曰：「賢契主親，並無差遲。」宋異人取白金四錠以為聘資，馬員外收了，忙設酒席款待異人，抵暮而散。
子牙起來，一日不見宋異人，問庄童曰：「你員外那裏去了？」

庄童曰：「早晨出門，想必討帳去了。」

不一時，異人下了牲口，子牙看見，迎門接曰：「長兄那裏回來？」

異人曰：「恭喜賢弟！」

子牙問曰：「小弟喜從何至？」

異人曰：「今日與你議親，正是相逢千里，會合姻緣。」

子牙曰：「今日時辰不好。」

異人曰：「陰陽無忌，吉人天相。」

子牙曰：「是那家女子？」

異人曰：「馬洪之女，才貌兩全，正好配賢弟；還是我妹子，人家六十八歲黃花女兒。」異人治酒與子牙賀喜。

二人飲罷，異人曰：「可擇一良辰娶親。」

子牙謝曰：「承兄看顧，此德怎忘。」

乃擇選良時吉日，迎娶馬氏。宋異人又排設酒席，邀庄前、庄後鄰舍，四門親友，慶賀迎親。其日馬氏過門，洞房花燭，成就夫妻。

子牙成親之後，終日思慕崑崙，只慮大道不成，心中不悅，那裏有心情與馬氏暮樂朝歡。馬氏不知子牙心事，只說子牙是無用之物。

不覺過了兩月，馬氏便問子牙曰：「宋伯伯是你姑表弟兄？」

子牙曰：「宋兄是我結義兄弟。」

馬氏曰：「原來如此。便是親生弟兄，也無有不散的筵席。今宋伯伯在，我夫妻可以安閑自在；倘異日不在，我和你如何處？常言道：人生天地間，以營運為主。我勸你做些生意，以防我夫妻後事。」

子牙曰：「賢妻說的是。」

馬氏曰：「你會做些甚麼生理？」

子牙曰：「我三十二歲在崑崙學道，不識甚麼世務生意，只會編笊籬。」

馬氏曰：「就是這個生意也好，況後園又有竹子，砍些來，劈些篾，編成笊籬。往朝歌城賣些錢鈔，大小都是生意。」

子牙依其言，劈了篾子，編了一擔笊籬，挑到朝歌來賣。從早至午，賣到未末申初，也賣不得一個。

子牙見天色至申時，還要挑著走三十五里，腹內又餓了，只得奔回。一去一來，共七十里路，子牙把肩頭都壓腫了。

回到門前，馬氏看時，一擔去，還是一擔來。正待問時，子牙指馬氏曰：「娘子，你不賢。恐怕我在家閑著，叫我賣笊籬，朝歌城必定不用笊籬，如何賣了一日，一個也賣不得，倒把肩頭壓腫了？」

馬氏曰：「笊籬乃天下通用之物，不說你不會賣，反來假報怨！」夫妻二人語去言來，犯顏嘶嚷。

宋異人聽得子牙夫婦吵嚷，忙來問子牙曰：「賢弟，為何事夫妻相爭？」

子牙曰：「有妻不賢，教我賣笊籬去，賣了一日，未曾賣得。」

異人曰：「不要說是你夫妻二人，就有三二十口，我也養得起。你們何必如此？」

馬氏曰：「伯伯雖是這等好意，但我夫妻日後也要歸著，難道束手待斃。」

宋異人曰：「弟婦之言也是，何必做這個生意？我家倉裏麥子生芽，可叫後生磨些麵，賢弟可挑去貨賣，卻不強如編笊籬。」

子牙把籬擔收拾，後生支起磨來，磨了一擔乾麵。

子牙次日挑著進朝歌貨賣。從四門都走到了，也賣不得一筋。腹內又饑，擔子又重，只得出南門，肩頭又痛。子牙歇下了擔兒，靠著城牆坐一坐，少憩片時。

只見一個人叫：「賣麵的站著！」

子牙說：「發利市的來了。」歇下擔子。只見那人走到面前，子牙問曰：「要多少麵？」

那人曰：「買一文錢的。」子牙又不好不買，只得低頭撮麵。

不想子牙不是久挑擔子的人，把肩擔拋在地傍，繩子撒在地下。此時因紂王無道，反了東南四百鎮諸侯，報來甚是緊急。武成王日日操練人馬，因放散營炮響，驚了一騎馬，溜繩奔走如飛。子牙彎著腰撮麵，不曾提防。

後邊有人大叫曰：「賣麵的，馬來了！」

子牙忙側身，馬已到了。擔上繩子鋪在地下，馬來的急，繩子套在馬七寸上，把兩籬麵拖了五六丈遠。麵都潑在地下，被一陣狂風將麵刮個乾淨。子牙急搶麵時，渾身俱是麵裹了。

買麵的人見這等模樣，就去了。子牙只得回去。一路嗟歎，來到庄前。

馬氏見子牙空籬回來，大喜：「朝歌城乾麵這等賣的。」

子牙到了馬氏跟前，把籬擔一丟，罵曰：「都是你這賤人多事！」

馬氏曰：「乾麵賣的乾淨是好事，反來罵我！」

子牙曰：「一擔麵挑至城裏，何嘗賣得，至下午纔賣一文錢。」

馬氏曰：「空籬回來，想必都賒去了。」

子牙氣沖沖的曰：「因被馬溜繩，把繩子絆住腳，把一擔麵帶潑了一地；天降狂風，一陣把麵都吹去了。都不是你這賤人惹的事！」

馬氏聽說，把子牙劈臉一口啐道：「不是你無用，反來怨我，真是飯囊衣架，惟知飲食之徒！」

子牙大怒：「賤人女流，焉敢啐侮丈夫！」二人揪扭一堆。

宋異人同妻孫氏來勸：「叔叔卻為何事與嬌嬌爭競？」

子牙曰：「此番賣麵，卻被溜馬踢翻，分文未得。」

異人笑曰：「擔把麵能值幾何，你夫妻就這等起來。賢弟同我來。」子牙同異人往書房中坐下。

子牙曰：「承兄雅愛，提攜小弟。弟時乖運蹇，做事無成，實為有愧！」

異人曰：「人以運為主，花逢時發，古語有云：黃河尚有澄清日，豈可人無得運時？賢弟不必如此。我有許多夥計，朝歌城有三五十座酒飯店，俱是我的。待我邀眾朋友來，你會他們一會，每店讓你開一日，週而復始，輪轉作生涯，卻不是好。」

子牙作謝道：「多承仁兄抬舉。」

異人隨將南門張家酒飯店與子牙開張。

朝歌南門乃是第一個所在，近教場，各路通衢，人煙湊積，大是熱鬧。其日做手多宰豬羊，蒸了點心，收拾酒飲齊整，子牙掌櫃，坐在裏面。一則子牙乃萬神總領，一則年庚不利，從早晨到巳牌時候，鬼也不上門。

及至午時，傾盆大雨，黃飛虎不曾操演。天氣炎熱，豬羊餓饉，被這陣暑氣一蒸，登時臭了，點心餿了，酒都酸了。

子牙坐得沒趣，叫眾把持：「你們把酒餚都吃了罷，再過一時可惜了。」

子牙至晚回來。異人曰：「賢弟，今日生意如何？」

子牙曰：「愧見仁兄！今日折了許多本錢，鬼也不曾上門。」

異人歎曰：「賢弟不必惱，守時候命，方為君子。總來折我不多，再做區處，別尋道路。」

異人怕子牙著惱，兌五十兩銀子，叫後生同子牙走積場，販賣牛、馬、豬、羊：「難道活東西也會臭了。」子牙收拾去賣豬、羊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販賣許多豬、羊，趕往朝歌來賣。此時因紂王失政，妲己殘害生靈，奸臣當道，豺狼滿朝，故此天心不順，旱潦不均，朝歌半年不曾下雨。天子百姓祈禱，禁了屠沽，告示曉諭軍民人等，各門張掛。

子牙失於打點，把牛、馬、豬、羊往城裏趕，被看門役叫聲：「違禁犯法，拿了！」子牙聽見，就抽身跑了。牛馬牲口，俱被入官。子牙只得束手歸來。

異人見子牙慌慌張張，面如土色，急問子牙曰：「賢弟為何如此？」

子牙長吁歎曰：「屢蒙仁兄厚德，件件生意俱做不著，致有虧折。今販豬羊，又失打點，不知天子祈雨，斷了屠沽，違禁進城，豬、羊、牛、馬入官，本錢盡絕，使姜尚愧身無地。奈何！奈何！」

宋異人笑曰：「幾兩銀子入了官罷了，何必惱他。今煮得酒一壺與你散散悶懷，到我後花園去。」